

# 举纲带目 打击复辟势力

## ——读《韩非子》札记

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人理论组

川师中文系 雷履平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巩固封建政权和奴隶主复辟势力反夺权的斗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在这场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为了有效地防止奴隶制的复辟，牢固地确立本阶级的统治，提出了张网引纲这个事关法治路线的重要问题。他在《外储说右下》里写道：“善张网者引其纲，若一一撮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这是说，治国和捕鱼一样，只抓目，不抓纲，一个一个地去把网眼收拢，就又累又难；善于用网捕鱼的人提起鱼网上的总绳，鱼就全部落网了。韩非接着说：“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他把治吏当作治国的总纲，认为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就能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韩非生活在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当时，封建制已在多数诸侯国建立起来，新兴地主阶级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着已经腐朽了的奴隶制。但是，“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那种热忱，未能长久地坚持下去。”由于除恶灭害不彻底，有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就公开反抗，赤膊上阵，例如申不害在韩国、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成果，就因为奴隶主贵族的疯狂反扑而被葬送。特别危险的是，有的奴隶主贵族混进了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窃据要职，网罗死党，等待时机，妄图复辟。这伙“当涂之人”，借助儒家学说，“以文乱法”，大造反革命舆论；借助破坏法治的游侠刺客，“以武犯禁”，制造反革命暗杀活动；网罗投机政客到处游说，“借于外力，以成其私”；工商奴隶主和破坏耕战政策的“患御者”更从经济基础上进行破坏。台上的“重人”和台下的五种社会蛀虫，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台上台下，一呼一应，大刮翻案复辟风。韩非耳闻目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变质的沉痛教训，深知钻进政权内部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野心家、阴谋家要比赤膊上阵的敌人更危险。韩非称他们为“重人”或“当涂之人”，即当权派。他认为这种人手中有权，有“五蠹”这样一批篡权复辟的家伙作他们的社会支柱，若果不抓住治吏这个纲，复辟奴隶制将是随时都有可能的。

治吏似乎只是一项组织措施，但它关系到政治路线的贯彻。治吏就是在封建政权里使用坚决执行法家政治路线的官吏，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用暴力打击搞复

辟活动的奴隶主贵族，保卫“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称这些坚决推行法家政治路线的“吏”为“智术能法之士”。他认为“人臣循令而从事”，人臣只能遵照国家法令处理政事；人主的职责却是“守法责成以立功”，按照法令要求官吏把事情办好。

为什么要依靠这些人呢？韩非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就是说，法家人物看得远，看得准，有魄力，不动摇。依靠他们，才能看透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当涂之人”的阴私，揭露他们的复辟阴谋；依靠他们，才能纠正“当涂之人”的倒行逆施，制裁他们的复辟活动。韩非进一步指出：“当涂之人”的复辟活动，已经达到十分嚣张、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利用窃据到的一部分权力，背着君主贩卖自己的私货，毁坏法制满足个人的野心，盗窃国家资财便利私家的享受。他们和法家人物的斗争，不是某些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壁垒分明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抓住治吏这个纲，政治路线就有了组织保证。

治吏也是一条法治的思想路线。韩非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里的反复辟的斗争，对儒家妄图在上层建筑领域搞复辟的阴谋有深刻的认识。在《五蠹》篇里，韩非指出儒家利用手里掌握的文权作为向新兴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思想武器，“称先王之道”，“籍仁义”，“饰邪说”，目的是为了“疑当世之法”，制造反革命舆论。韩非针锋相对地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这是说，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把儒家的“书简”和“先王”的言论统统扫进垃圾堆，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教育人民；不要什么“文学习”的“明师”，新兴地主阶级的“吏”就是老师；一切言论都纳入法治轨道，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统一思想，统一舆论。决不允许“五蠹”把“当涂之人”作靠山，到处招摇撞骗，造谣惑众。用法治理论压倒和战胜奴隶主阶级赖以制造复辟舆论的孔孟之道，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抓住治吏这个纲，纲举目张，就可以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推行法治路线，镇压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韩非毕竟是地主阶级思想家。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根本认识不到、也不可能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因而把“治吏”和“治民”对立起来。即使新兴地主阶级在一段时间里紧紧抓住治吏这个纲，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度的复辟，更谈不上彻底摧毁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了。这是韩非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韩非举纲带目，打击复辟势力的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纲是统帅全局的东西，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只能有一个纲。这是韩非总结反复辟斗争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好比鱼网只有一根总绳一样，哪有一副鱼网有几根总绳的呢？把许多属于目的东西平列起来，以目代纲，以目乱纲，实际上是否定纲、取消纲的一种手法。尽管韩非不能超越时代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为什么不能“一

一撮万目”的道理，但他朴素地说明了纲与目的关系。他总结的这一经验，对我们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很有启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其罪恶目的，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他把学习理论放在第一条，实际上是个障眼法。正是这个邓小平，不读书，不学马列，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贬低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是他，大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妄图把学习理论刮掉。无怪“三项指示为纲”一出笼，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无不弹冠相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嚣张起来了。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一指示是对邓小平炮制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的深刻批判。

第二，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韩非非常重视依靠“智术之士”和“能法之士”，因为他们与“当涂之人”有“不可两存之仇”，依靠他们才能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翻案复辟，也“首先抓班子”，拚凑“还乡团”。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又是举“逸民”，又是请“隐士”，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和批判而至今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撑腰打气，说什么：“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吗？”狂叫“要横下一条心，拚命干。”邓小平的丑恶表演，使我们加深了对韩非说的“不可两存之仇”的理解。邓小平依靠什么人搞复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看得更清楚了。翻案不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走资派得不到群众。八亿人民战恶风，誓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第三、用革命舆论粉碎孔孟之道。韩非不愧是一位批儒闯将，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对复辟倒退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今天，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搞复辟倒退也总是乞灵于孔孟之道。邓小平搞翻案复辟就是从“争夺思想阵地”开始的。他叫喊“名不正，言不顺”，“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不就是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翻版吗？他叫嚷“今不如昔”，“积重难返”，不就是孔老二“天下无道”的老调重弹吗？邓记谣言公司用各种卑鄙手法炮制了种种奇谈怪论，造谣诽谤，蛊惑人心，矛头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就是韩非所指出过的“儒以文乱法”的故伎重演吗？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使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十分重视抓革命舆论。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继续批判孔孟之道，及时揭破各种反革命谣言，用革命舆论压倒和战胜反革命舆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